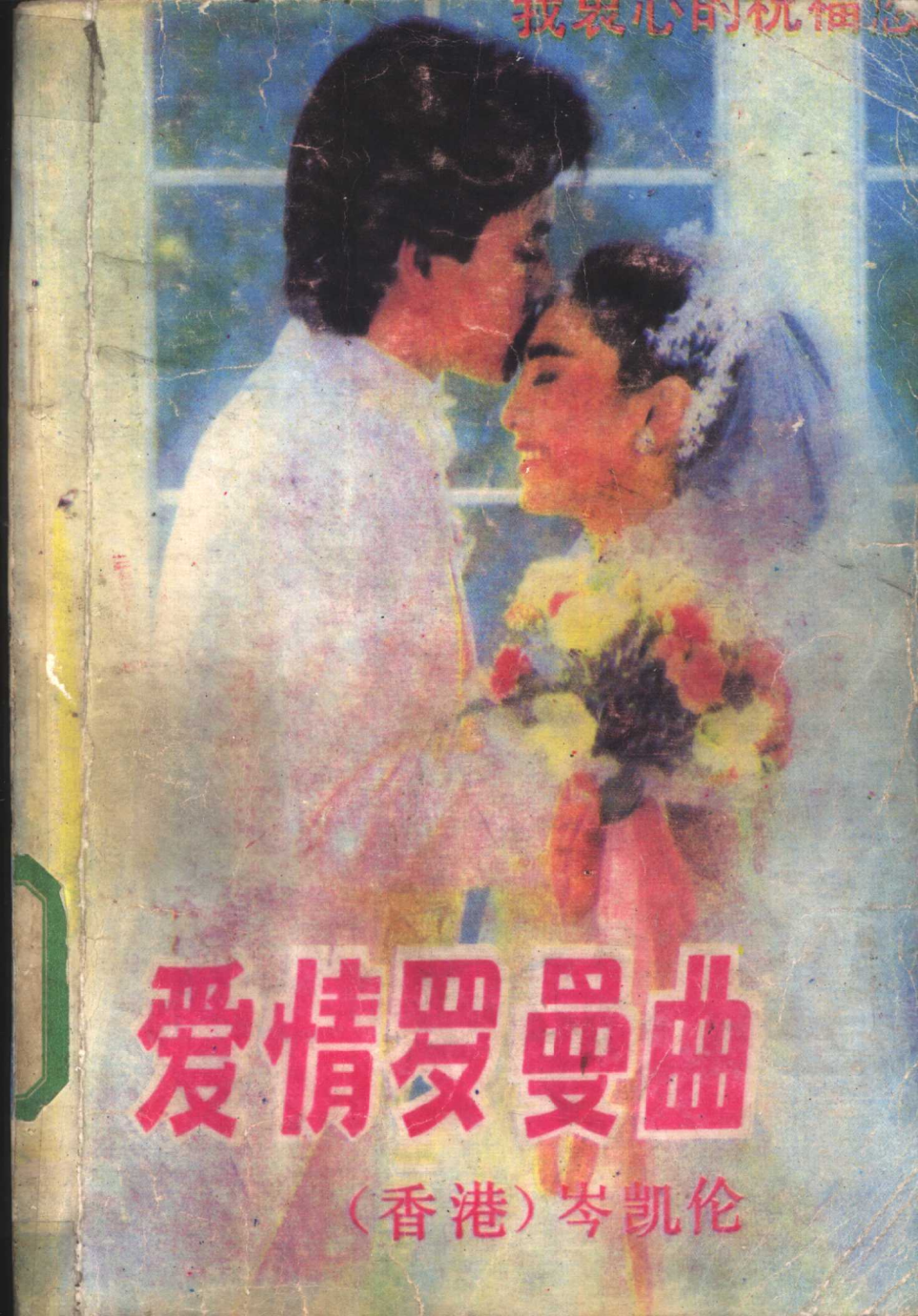


我衷心的祝福



爱情罗曼曲

(香港)岑凯伦

爱情罗曼曲

岑凯伦 著

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南街12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邢台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9.375印张 209千字

1988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041-153-2

I·21

定价: 4.60元

“琼瑶热”已成过去，“凯伦热”已到尾声。朋友，你一定和我一样，非常珍惜香港著名女作家岑凯伦最后的“演出”，“谢幕”的“歌声”吧！那么，请你倾听这心旷神怡的《爱情罗曼曲》……

爱情罗曼曲啊娓娓动听，偷渡者竟交上了好运——当赵志豪从深圳非法越境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被美丽、多情的姑娘萧馨关照，并深深地爱恋着他，但他却负情于她，爱上了老板的女儿……

可叹！世间竟有如此的薄情郎，萧馨为了爱赵志豪，曾经拒绝表哥的偏爱……欲知前因后果，请君听听这甜蜜、辛酸的罗曼曲……

天上堆着厚厚的云层，本是月圆之夜，月亮却躲在云堆里，连影子都看不见。

五月是南国雨季的开始，随时会由台风带来暴雨。这样的天气，正象在酝酿刮风。

这是叫人诅咒的天气，但赵志豪抬头看看黑黑压压的天色，心中反而兴奋而欣悦。遥遥望着那梧桐山，只看到一个非常模糊的黑影。

那是他这多日来最艰险的一段路程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关头。要不能越过这关头，他又要回去再过人间地狱的日子！

赵志豪下了最大决心，经过半年筹划，一定要达到这目的，万无退缩之理；更不能让他的计划功亏一篑。

看看周遭都是人潮，更激起他的雄心，虽然他知道要度过这关头，再不象从前那么顺利，仍然，他鼓起勇气，随着人潮，朝黑越越的山头走去。

和赵志豪一起的共有四个人，他们本来互不认识，不过在那遥长的路程中攀谈上，大家怀着同一目的，因此结成一队，朝共同目标进发。

他们三个人一个姓周，一个姓郑，一个姓李，都是三十未到的年青人，要不是因为缺粮，营养不足，这该是身体最精壮的年龄，但这几个青年人都那么黝黑，那么瘦弱，加上

十几天来只以少许干粮维持生命，又须走那艰苦绵长的道路，显得便不象人形。

四个互相照应，不一会，已翻过打鼓岭，天崭似的梧桐山更看得清晰。在深圳的时候，他们听到许多关于梧桐山上可怖的事情，可是他们并不气馁，抱定不作自由人，宁为崖下鬼的决心；要克服这峭壁穿云的崎岖山岭，早已将生死置诸度外。

梧桐山共有一百〇一个尖峰，其中以燕子岩最为险峻，老鹰岩则是他们必须度过的第一道险关卡了。

燕子岩象一只展翅仰冲的燕子，险峻高耸，岩石突出在山峰外，成一凸字形；岩下云雾弥漫，白茫茫一片，岩底是一个深潭，潭水黝黑，漩涡暗涌，令人望而胆寒！

除了天然的屏障，还有山腰间密布的岗哨，也成为他们生命的一大威胁。无数军队在那儿据险而守，大约每隔十公尺左右，就有一个哨岗，每隔三十分钟左右，相邻班哨就交互巡逻一次，真枪实弹，全线戒备森严，并且利用警犬，到处搜索，出没无常，要穿过这度封锁线，当然不是容易的，何况他们都是赤手空拳，有气无力的饥民呢？

仍然，赵志豪跟着如潮的人群，鼓勇向前冲去。

他们爬上梧桐山时，但觉阴风憧憧，更嗅到阵阵腐臭气味，扑鼻欲呕。赵志豪举目回望，但见漫山遍谷都是衣衫襤褸的饥民；俯览崖下，则是垒垒尸体，有的一丝不挂，有的断足缺臂，非常可怖，叫人不忍卒睹。

因为这时已贴近岗哨，再进就会受到射击，他们暂时停止前进，聚集山腰下，这儿距离岗哨约有五十公尺。赵志豪和郑、周、李三个人商量结果，决定攀越老鹰崖。

这是非常冒险的路径，因为岩背光滑，寸草不生，无法

越过，只有正面可走。赵志豪发现可通“鹰头”，原来这儿本是草比人高，因逃亡者频繁，给踏出这条路来，草被踏平，路面就显得光滑，攀登倍加困难。

赵志豪三个同伴只能把面贴伏路面，变成“大”字形，慢慢向上爬。

“哎……哟……”突然一声尖锐呼叫，原来他们右边不远处，有一个妇人不小心，脚一滑，手一松，连人带沙，直往下溜；下面三个人被她一冲，也连翻带滚，跌到漆黑一片的“鹰脚”下面。连声惨叫，使人听来，悚然胆寒！

赵志豪听了，心中颤悸，双手死命抓紧两个草头，紧咬牙关，冷汗直冒，直到那可怖的声音终于静止，回头看时，他们这夥四个人当中，姓郑的已不知去向，才知道刚才那妇人滚下山麓的，他也是其中之一！

他停了好一会，才能继续前进，爬行了约莫一个多钟头，才到达“鹰翼”，拐了一个弯，是一条羊肠小径，曲折迂迴，直通岗哨去的。

在这里，结集了近几千人，经过这段险恶的途程，许多人已支持不住，倒在地上休息。赵志豪才一卧下，发觉盈千累万的蚂蚁，爬得满身，十分难受，急忙起来，用力在身上乱拍，好不容易才把蚂蚁拍走。

喘息甫定，突听得人丛中有人高喊一声“冲呀”千多人手上拿了树枝木棒，有如汹涌澎湃的怒潮，直向哨所扑去，势不可当。军队虽有武器在手，但这群饥民以赴死的勇气，前仆后继的冲了过来，早已吓得魂不附体，不知躲到那儿去了。

这群人到底冲过岗哨，但这“第一险关”的燕子岩，却矗立在眼前，这是更难越过的关，大家对着这个山峰发愁，

真是进退维谷，不知所可。

经过混乱的一冲，这时但听得人声嘈杂，呼儿唤母之声四起，赵志豪同逃的李、周二，也不知去向了。

赵志豪只好独力继续奋斗，随不断倒下来的人群往上爬。他的手脸都抓破，却不能歇止。虽然目的地就在眼前，但这段路程却似在北极那么遥远，一步一步捱下去，到底不负他的苦心，最后终能站立在“燕子头”上面。

他细看，中间有一条峭壁的凹岩，对面是一棵松树头，原是一棵长得非常茂盛的松树，先前逃亡者用一条绳子缚在树干上，执着绳子另一端，象人猿泰山一般，凌空飞跃而过，后来守军发现，将这棵大树砍去，因此，现在一经飞跃过去，必须敏捷地紧抱树头，站稳脚跟，否则跌落潭里，就会一命呜呼！

在这里已不知有多少逃亡者葬身其间，尤其是老弱妇女，双脚一离地，只有三成是人，七成要作岩下之鬼！有些老人弱妇，眼看不能飞越过去，只得回头另觅去路，结果多是饿死绝岭。

来到这里，赵志豪决心拚个死活，不顾危险，咬紧牙关纵身一跳，飞越过燕子岩，双脚着地，鞋底一滑，立足不牢，刷的一声，就往后溜去，幸而他及时抓住树头，死命抱紧，才从死亡边缘挣了回来。

接着，他沿着只有半尺宽的石缝，拐出岩背，这儿虽比燕子岩安全些，但是，倘若不小心，脚下一滑，也同样会滚到岩底下的。不少年纪老体力弱的人，虽侥幸越过燕子岩，终逃不过这最后一关。

凌晨三点钟，赵志豪爬到一个高峰上，知道这是英界地方，已疲不能兴，就在山头上倒下来，权且栖身，捱过黑

夜，再作第二次搏斗。

直到朝阳东升，梧桐山上烟雾缕缕。赵志豪回过头来，怅望高耸的山岭，心头有无限的感慨。然而，他虽越过重重艰阻，看到山下巡逻的香深军警，又有着无限的忧虑。在深圳时从被打回头的饥民口中，早已晓得要是不幸为这些军警捕获，将会是如何结果；每天从英界遣解回深圳的人，数以千计的，若给他们抓着，多时艰苦奋斗固然白费，遣解回去后，更难免要再尝下放之苦。

赵志豪在这最后关头，步步为营，不敢妄动，后来看到警察拖着警犬到处巡逻，心中清是着慌。他能逃过警察的眼，却难逃得过警犬敏锐的嗅觉。趁他们未走向他这边，应及时而逃，作最后一拚，远胜束手就捕。

赵志豪贾其馀勇，越过山头，往背面山麓奔去。他甫站起身子，就听得后面警犬狂吠，向他奔了过来。赵志豪吓得面如土色，加快逃遁。

他决跑不过受训练的警犬，虽然相距相当遥远，终要给追着的。赵志豪自份此番休矣！后面犬吠之声愈来愈近，他心一急，左脚踏在浮泥上，立足不牢，就摔下来，尽力想爬起身子，双脚却不听指挥，爬起一半，却又再倒下，足踝痛得要命，伏在地上喘息。到这田地。只有任由命运安排吧了。

静听之下，向他追来的警犬，吠声似转了方向，不由一奇。勉力支起身子，回头瞻望，原来这山峰上不只他一个人，到处都匿伏着逃亡者，警犬已被另外一个目标吸引了去。

赵志豪深深吁了口气，不能站起来走路，只得在地上慢慢的爬行；好容易挪到山麓，后面已再听不到动静，他也安

心一点。

可是脚扭伤了，不能走路，挪到山麓，也无计可思。他一面喘息，一面抬头向附近打量，看见前面五百公尺处有一幢小小的土屋，他想，这必是附近佃户的住所。这时，他若找不到藏身之所，将难免要给军警发觉，最后仍将被遣回去。

他抱着万一的希望，一尺一寸地艰苦的向那土屋挪近，不但足踝扭伤，双手那察损了，淌出血来了，也只好尽力忍受。

到他气力将尽时，终爬到屋子背后。他想叫喊求助，又怕附近有警员巡逻，惊动了，等于自投罗网。

他不敢出声，继续往屋前爬去，绕过屋子，看见前面是一块平地，一只母鸡，带了一群小鸡在那儿走来走去，还有一个穿黑布衫裤的女人，拿了一盆东西，洒在地上，让他们啄食。背向着赵志豪，并未发觉他正挪近来。

赵志豪无力支持下去，他想，除非得到她帮助，否则只有倒在这里。

他无暇去想后果如何，只尽力发出微弱的呼声，“姑娘……姑娘……救……救命……”

他的声音虽微弱，但在这四面无人的地方，那女人也听得清楚，不由停住了手，循声回头瞻望，立刻发现了倒在地上的这个衣衫褴褛的青年，忙放下盆子，向他身边走过来。

“请你……救救我！”赵志豪快要昏厥过去，嘴里还在喃喃地叫着。

用不着问他，女人已知道这是什么回事。因为近来饥民逃亡的事，已震动了整个农村，大家都已知道，看见这气息

仅属的求救者，就知他是什么来历了。

她站定脚，凝望着他。赵志豪嘴里还喃喃的想说话，双眼却已无力地闭上，终于失去了知觉。

二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当他醒来时，却躺在一张木板床上。他定了定神，发觉自己正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，他慢慢将头儿挪动，向房内环视一匝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只觉得足踝疼得厉害。他追想未昏厥前的情形，料想必是自己昏了过去之后，给饲鸡的女人拯救进来的。

他这时不但觉得足踝疼痛，而肚子又渴又饿，简直无法支持下去。他想叫，发觉自己有气无力，声音几乎只有他自己听得到。

“姑娘……………姑娘……………”他还是断断续续的叫着，希望她在不远处会听得到。

过了五分钟，走进一个人，正是那穿黑布衫裤的女人。她不是因为听到赵志豪的呼声而进来，她一直关心着这昏厥了的难民。

“你醒了！”她见赵志豪挪动着头，不由欣喜的叫着。

“姑娘……………姑娘……………”赵志豪还是叫着。

那女人走到他身边，凝望着他，问：“你觉得怎样了？”

“给我水……………给我点水喝！”

女人忙去给他倒了一碗半暖的开水，见赵志豪躺着不能喝，又轻轻扶起他的头，让他喝了，才扶他躺下。赵志豪感激的瞧了她一眼说：“姑娘，有吃的东西吗？”

“你饿了？”那女人沉吟着说，“可是这儿并没现成的东西，你忍耐的等一会儿，我给你热一点粥吃，好不好？”

赵志豪只微微颌首。那女人便走了出去。赵志豪这时候精神似好了点，不时向房内张望，更注意到小窗眼外边，他想起那些不停巡逻的军警，更想到择人而噬的警犬，他怕这时若警察携同警犬在外边经过，他将逃不过它们敏锐的嗅觉，并不是躲在这儿就得到十足安全的。

他胡思乱想中过了二十分钟左右，那女人就端了一碗热腾腾的稀饭进来，捧到赵志豪身边，扶起他的身子，让他自己吃。

饥肠辘辘的赵志豪，把这一碗热粥填进肚子里，顿觉精神一振。这时他瞳孔收缩，习惯了阴暗的光线，便可看清楚那女人的面貌。

发觉她是个年纪很青的女子，大概有二十一、二岁左右，一张鹅蛋型而略圆的面孔，虽然被太阳晒得黝黑，但没改变她端庄的轮廓。

她虽是乡下姑娘，态度却落落大方，尤其她对赵志豪的照料，并没因为他是陌生人而心存尴尬。

“谢谢你，姑娘！”赵志豪吃完稀饭，由衷地感谢。

“你看来是受了伤？”少女问。

“是，我的左足踝疼得很，我看一定扭伤了。”

“我这儿有跌打药油，擦一擦或许舒服点。”

“姑娘，你对我太好，我不知该怎样感谢你！”

“你是逃来的难民吧？”少女边去拿药油，边说：“近来逃来的难民真多啦，看你们也怪可怜，我看见岩下跌死的不少，在山上饿死的更多，给警察抓着，又送回去，太可怜了！我不明白，你们冒这么大的险，何苦来？”

“咳！姑娘，你不晓得的，没得吃嘛！”

“唉！真的，是可怜了！”

她从橱里拿出药油，卷起赵志豪的裤管，倒了一点药油在掌中，要替他擦；赵志豪不好意思地说道，“姑娘，我自己来擦罢！”

“不用客气，擦药油多用点力才有效，你有气无力的，还是躺着休息休息好了。”她用力在赵志豪踝足上搓揉，赵志豪疼得咬紧牙龈，眼泪却跳出来。那女子搓了一会才住手，问赵志豪：“好一点吗？”

“疼得我几乎要昏过去了！”

“多擦几回就没事。前几个月，我做工不小心，扭伤右手，买了这瓶药油，擦过五六次就没事，相信你多擦几次也会好。”

“我真想不到，若不是碰到你，不知会落到怎样的田地！”

“我见你昏倒在地上太可怜，就把你拖进来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！”

“你是我的大恩人，我想知道你贵姓，叫什么……”

“我姓萧，我叫萧馨。”她问：“先生，你贵姓？”

“我叫赵志豪。”

“你从什么地方逃来？”

“广州。不过不是直接从广州来，我大半年前，已被下放到乡下去，广州没有户籍了，不过是经由广州来此。”

“你算是个幸运儿了！”萧馨笑了笑。

“幸运？”

“不是吗？逃来的人这么多，能安全到达目的地的能有几人？”

“是，这说起来我算是幸运了。”赵志豪苦笑一下，瞧着萧馨说：“不过，要是我和你比，你比我幸运得多了！”

“我有什么幸运？”

“你有安定生活可过，而且有得吃。”

“在这里，有得吃，不就算幸运的，在城里住高楼大厦，穿花花绿绿衣服的人，不知比我幸运若干倍。”萧馨天真地说。

“怪不得人人都说，香港是天堂，真的一点不差。我已经羡慕你，怎知还有比你更值得羡慕的人呀！”

“你以前没有到过这儿吗？”

“没有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！”

“以前没到过，为什么跑来？”

“那个人不想跑来？”赵志豪吁了口气，说：“我虽然没有到过，但在梦魂中已不记得到过多少次了”

“香港和你梦中所见的是不是一样？”萧馨打趣的问。

“现在还不知道，我实际还没见到香港，我才踏进香港境界就昏倒了。”

“你在香港有亲人吧？否则不会老远跑到这儿来。”

“没有亲人，只有一位父执，是前几年逃来香港，后来他有信寄回，据说找到了工作，生活过得很安定。如果我能找着他，他一定会给我帮忙。”

“你有他的地址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你来香港是打算投奔他？”

“他是我在香港唯一认识的人，虽不一定投奔他，但必须得到他帮助。”

“是的，一个陌生人初到香港，没有人帮助是不能立足

的。”

“我想，在那群人中我确是最幸运的一个了。”赵志豪说：“我才踏进香港，就得到帮助。萧姑娘，倘若不是你给我帮助，我不敢想会落到怎么样的田地”

“不要再说感激的话，我是不忍见你倒毙山头罢了。你好好的休息，等伤好了，就去找那位父执好了。”

赵志豪不由皱了眉头，叹口气说：“这实在叫我耽心，不知什么时候才痊愈。”

“不要紧，请相信我的药油一定有效的。”

“萧姑娘，我心急得很，你可替我做一件事吗？”

“你要我做什么？”

“我想写一封信给那位父执。”

“你要我替你送去？”

“用不着劳驾你送，我写了信，你替我拿去付邮就成。”

“这当然办得到。”萧馨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写？”

“马上就写，你有纸笔吗？”

“爸爸抽屉里会有，你等会儿罢。”

萧馨走了出去一会儿，拿了纸笔来，放在桌上，把赵志豪扶起，赵志豪竭力挪近桌边写信。

萧馨扶着他的身子，虽然她不大识字，却关心着赵志豪的事，站在身边看他。

赵志豪把简短的信写好，然后在内袴拿出地址，写好信封交给萧馨，说：“我连邮费都没有，要揩你的油了。”

她接过赵志豪的信说：“明天早上爸爸到镇上上班时，叫他带去付邮好了。”

赵志豪重新卧下，见萧馨还站着没走开，说：“你有事做，

不阻你了。”

“我的事都做好，既然你已醒过来，我陪你谈谈罢。”

赵志豪不经意的问：“你和爸爸两个人同住在这儿？”

“是。白天爸爸到镇上做工，这儿就只有我一个人。”

“你不怕寂寞吗？”

“离这儿不远，是徐二嫂的住屋，我时常到她那边闲聊。她人很好，和我谈得来，我们都不会寂寞。”

“正闲谈间，忽听得外边一阵犬吠声和杂踏的人声，赵志豪不由面色青白。他从山岭中逃下来的时候，已经发现那些择人而噬的警犬，他们不断地在山上搜索，这声音，不用说是搜索到这儿来了。”

赵志豪下意识地要从床上爬起，逃避警犬追逐。可是身子甫离床，足踝又疼得他非倒下来不可。萧馨见了，连忙伸手按住他说：“什么事……什么事？……”

“他们……追来了。”

“不要惊慌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萧馨安慰他说，“在这儿，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的，一点也不希奇。”

“他们不是要到这儿拿人吗？”

“每天是这样在山上追追逐逐，可不会跑进民居来的，你放心躺在这儿好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那些警犬……嗅觉何等敏锐？它们可以嗅得出我躲在这儿的”

“安心在这儿休息好了，我会出去对付他们。万一他们追查到这儿，我也有办法打发他们走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萧馨说走了出去，赵志豪虽得到她的安慰，勉强留着静观其变，可是心中揣揣，有如大祸将临似的！

他在那小窗眼中听到军警在外边经过的声音，距离很

近，但只是经过，却没有在屋子附近停下，他的心也稍安。可是过了一批，又是一批，来来去去，只要他们偶然心血来潮，到这儿一查，他就无所遁形。

因为这儿太接近梧桐山，军警每天出动到梧桐山上拿人，这儿成为必经之路；赵志豪虽躲在房子内，仍感到提心吊胆。

这天，直到黄昏日落，外边才再听不到那叫赵志豪耽心的声音。

不久，萧馨又走进房来，这不再是单独一人，却和一个两鬓微白的中年人同来。不用她介绍，赵志豪猜想得出，这男子就是萧馨的爸爸。

他勉强支起身子，叫一声：“萧老先生。”那汉子走前来，双手按住他肩膀，叫他躺下。

赵志豪看看这汉子，四十多岁，五十未到，精神体魄很好，面色红润，态度和藹，双目凝望着他说：“你是赵先生？你的事，小女已告诉过我了。”

“得令千金搭救，真是恩同再造！将来有出头之日，一定力图报答。”

“赵先生不要说这样的话。小女给你的帮助，不过因为同情你的遭遇，并不要得到报答的。”萧老头说，“她告诉我你的足踝受了伤，且让我看看要不要紧；若是伤得严重，该请个大夫来瞧瞧。”

他边说边细看赵志豪扭伤的足踝，只见红肿一片，不由皱上眉头。

赵志豪道：“我看不会太严重的。正如令千金说，只要多擦油就没事。”

“那些药油功效不大，请大夫瞧瞧，会快点儿痊愈，我